

# 宋潜的问题

赵渝 著

song qian de wen ti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潜的问题/赵渝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59-0533-2

I. ①宋…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  
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3083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2 000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6290

## 充满迷茫的风景

——赵渝长篇小说《宋潜的问题》序

《宋潜的问题》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

中学生宋潜在生活中感受到了苦闷。这苦闷来自一个他无法厘清的问题,那个貌似情感的问题像终日不散的雾霾把他围困在里面,无边的迷茫使他感到压抑。于是,他鼓起勇气向班主任发问,希望能从这个他暗恋的女性身上找到答案。然而生活的路径总是南辕北辙,要么对方不明白问题的核心所在,要么粗暴地打断了一切。中学生宋潜的心灵因此受到了挫伤,终日为这道无法解答的人生课题而烦恼。

宋潜不想置身于冷漠的世界,但生活的现实使他无法理解,身边的许多事情并不是按照他的愿望来展开,现实与他的理想是相反的、决裂的。宋潜的天真受到了伤害,无法排解的孤独与所处的环境是截然对立的,拒绝感因不被理解而产生。

为克服隔离感而产生的痛苦使宋潜和同龄的问题同学艾小溪成了朋友,当这种自然而生情感也受到伤害的时候,宋潜的情感与生活又延伸到了成人的世界。在宋潜的眼中,成人的世界充满了“假模假式”的虚伪,于是,他希望能做一个“生活的纠正者”,他在自己的潜意识中顽强地守护他理想中的世界免受世俗的污染。宋潜在爸爸的老友会上做梦,梦见自己和爸爸是同学,努力使爸爸“改邪归正”,考上大学,娶了妈妈。

少年的宋潜开始了对成人世界的好奇与探视,并在探视里获得了具体的经验,奇怪的梦境坚定了他对未来的信心,也让他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当宋潜约艾小溪来到一座建筑的顶层俯瞰城市、仰望明月的时候,他的内心得到了安慰,他才渐渐地认识自己,并希望自己与这个世界和解,希望今后能在世俗的世界中找到一个落脚之处,成为自己曾经鄙视过的那个世界的一部分。

阅读《宋潜的问题》,我想到了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群体往往是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在少年前往青年的人生路途上,主人公在处理生活中所遇到的事件时,往往是非常情绪化的,既充满激情又焦躁不安,在渴望生活的同时,内心又充满了迷茫。少年的怯懦与善良、单纯与稚拙在他们的言行里无不呈现得淋漓尽致。

认识赵渝是在位于郑州市宋寨南街“书是生活”书

店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时间是2015年的1月24日。两位年仅20岁的青年诗人——张树铭和朱赫,一边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一边和与会者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年轻的诗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论目前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他们说目前的教育总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比如说唯物主义是对的,而唯心主义是错的。他们发问,为什么不教我们进行思辨型思维?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事情的本源?年轻的诗人谈论他们被融入城市的痛苦过程,现在的乡村为什么显得这样凄凉?而我们自己就是这凄凉的制造者,是我们把自己的故乡抛弃了。我们抛弃了故乡,而故乡也抛弃了我们。

年轻的诗人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生活不可知,表达对未来人生的不可知。当这两位与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活背景的年轻诗人在谈论收割是一种仪式的时候,有一个面容瘦削的先生,正静静地坐在一张土黄色的书桌前侧身聆听,他就是我后来认识的赵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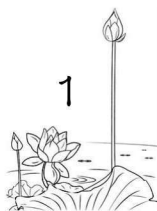
赵渝是当代小说家李洱在郑州师范学院任教时的学生。据说,赵渝的阅读量很大,而且时常对一些经典的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凭借我有限的视野,在郑州某中学任教的赵渝在2016年的下半年就分别在郑州的中原图书大厦和郑州大摩·纸的时代书店做过有关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川端康成的《雪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

特》、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菊花的幽香》六场品读会。这使我对赵渝的叙事能力产生了信任。《宋潜的问题》虽然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段,但叙事视角是现代的。赵渝懂得尊重自己的小说人物,所以多处表现宋潜心理活动或感觉的文字就显得十分出彩。当我们合上这部小说时,一个对周围世界缺少判断能力、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形成的少年形象正从一片混乱的理性世界里向我们走来。

在《宋潜的问题》里,熟悉中国教育现状的赵渝力图通过宋潜的成长来对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事情做一次深入的研究。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无法从他周围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而我们人类最美好的品德往往在这个过程中被世俗篡改了,生活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因此得以表现并给我们以警示,使我们获得了对人生更深切的体验。

墨白

2017年2月22日



十六七岁是个尴尬的年纪,这个年纪的孩子看世界尴尬,世界看他也尴尬。有些一辈子都莫名其妙的事情,说来就来了,来了还不走了。“骗人的,这一切都是骗人的,”中学生宋潜在某一个夜晚,推开书本,忽然对自己说,“我好像出了问题,是的,我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他在纸上乱画,喃喃自语。那个钻进他头脑的问题,愣生生地顶着他,让他生厌、起腻、恼火,有时简直是绝望。这感觉有些时日了,他说不清道不明,不知该如何处理。他身体消瘦,面容憔悴。第一个关注他的人是一位已经不再教他课的美术老师,这位老师在楼梯上碰到他时,吓了一跳,问道:“你是宋潜吧?怎么瘦成这样?最近是不是生病了?要注意身体啊,身体垮了,考再好的学校也没用。”

宋潜就这样坐在自己的中学教室里,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出生地,白色的教学楼白色的墙壁,红色的校训红色的标语,一切熟悉而又陌生。“如果我不是在这里,我会在哪儿?”宋潜问自己,“从无垠的太空中、无穷的时间里,我穿越茫茫星海漫漫云

河,像一束光,投进这间教室,投向属于我的座位,我成为我,然而,从那时起,我也失去了我……”“上课!”随着老师的一声命令,一切动起来,眼睛动起来,手动起来,书本动起来,窗外的梧桐叶动起来,这是课堂。这是全年级最好的实验班,每个人都是久经沙场的高手,他们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一路过关斩将,补习班、练习册、奥数题、English(英语),这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踏着同龄孩子失败的泪影,他们凯歌高奏地来到了这里。他们屁股底下的方寸之地来之不易,他们的每一分钟都是遥远未来的成本。这群人里有一个人叫宋潜,宋潜不是自己的宋潜,他活在众人眼中,独树一帜,顶顶厉害,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从不与人比较,却始终未被超越。你走近他,如同走近沙漠,走近海市蜃楼,走近谜。老师们喜欢他,同学们羡慕、嫉妒他,但他并不是明星。他冷漠、讷言、难于捉摸,人们看他时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怎么也看不清,只好任他模糊在那里。当众人目光退潮,宋潜才是他自己,他那么普通,日日夜夜,像微尘飘浮。

如果真是一粒尘埃倒也好了,那样就没有苦闷,没有烦恼,无知无欲,无牵无挂,可他做不到,他的苦闷藏在内心深处,随时可能触发。阴天,教室的墙壁有点儿发青,一道不大显眼的裂纹就会让他胆战心惊半天。他问过老师“宿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老师说,大概就是命中注定无法逃脱吧,看到他惊恐的眼神,老师赶紧补充一句,这是迷信的东西,千万别信。怎么能不信呢?这想法明明就在心里揣着、苦闷着,哪能说扔就扔得掉呢?所以,明明很讨厌,却还不时泛上心头。这时候,他很讨厌身边有人。有些人就是这么好事,比如张煊阳,经常莫名其妙地出现

在他身边,一脸诡秘地问,刚才你在嘀咕什么呢?宋潜很讶异,没有啊,我没嘀咕什么呀?但是,等张煊阳走开后,宋潜又会十分仔细地回溯自己刚才到底在想什么,有没有说出口。总之,宋潜是绝不愿意将内心的苦闷倒出一丁点儿出来与人分担的,他信不过身边这些同学,再说,那样做纯粹是对苦闷的一种亵渎,把苦闷说给这些人?那怎么对得起自己内心近似于骄傲的悲哀啊!

最近,宋潜已经拿出很多的时间来开小差了,这是一种危险的放纵,但他居然还很愿意那样去做,有时候,他甚至恶狠狠地想,就算那样会使学习成绩掉下去,引来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厌弃也是值得的。因为那样能换来内心的平静,换来自己对成绩的蔑视,换来我行我素的自由——这似乎还专为做给那个问题看,你看,我不怕你,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宋潜的这种想法渐渐地支配了他,他开始蔫头耷脑、心不在焉。这是挑衅,是蓄意搅乱课堂来之不易的和谐氛围,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想骂自己:“神经病,你想干什么?”可奇怪的是,那出格的表现,为所欲为、偏来倒去的脑袋,不仅没有引起任课老师的任何不满,反而惹得他们纷纷扶着眼镜、托着下巴关注宋潜,目光中流露出同情、探寻和隐隐的感动:“咦,瞧瞧这孩子,多专注!简直像个小哲学家!”“唉,我儿子要是有他一半我就知足了。”那天碰巧路过这间教室的教务主任隔窗看到了这一幕,他也被宋潜若有所思的神情深深吸引住了,赶紧用手机拍下来传到网上。后来这张照片出现在学校的宣传橱窗里,照片下面配的文字是:“轻些啊,不要打扰了学习标兵宋潜的沉思。”但是,照片仅仅展出了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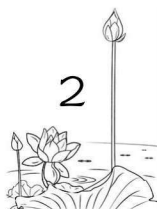
便被撤下了,据知情人士透露,校长看后问了教务主任一个问题:“如果全校学生都像他这样偏着头听课,你怎么办?”

宋潜的这张脸经常出现在学校的宣传单中,有时候他自己看见了也会疑惑,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像我?但他马上又摇摇头,这个人肯定不是我,你看这张脸怎么看都像一张纸,一张会变化的纸,今天变成这个人明天变成那个人,或许哪天不留神还会变成一只兔子、一株仙人掌,纸的东西都是骗人的。那个时候宋潜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会使他的好朋友李培实感到不悦,培实觉得宋潜这纯粹是在装清高,谁见了自己被宣传会不高兴?你这样的表情到底是瞧不起大家还是瞧不起你自己啊?培实不能理解。培实是个耿直而又善解人意的小伙子,一旦发现自己和宋潜意见相左的时候,他就会不动声色地离开,等什么时候话题凉了,他再悄没声地回来。所以,在宋潜的印象中,培实一直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

宋潜有时候表现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有时候又表现出对什么都谨谨慎慎,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样子。最近,他那谨慎的一面渐渐占了上风,说话明显减少了,不管对老师还是同学,也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能不开口就不开口。他认为既然那个令他苦闷的问题暂时无法解决,那就索性不说话,用沉默来对付它,看看究竟是沉默厉害还是那个问题厉害。培实是第一个感受到他这种决绝态度的人,因此他在宋潜面前出现的次数也渐渐少了。宋潜倒没觉得什么,毕竟无人打扰更有利于自己专心与问题缠斗搏杀。这样,他一放学就急急往家里奔,回到家就钻进自己的房间不出来,生活得简简单单无

声无息。由于他一向独来独往,这样做倒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宋潜独处的时候,越来越泛起一种想照镜子的冲动,这是最近才有的事情。他站到镜子前,一声不响,良久地注视着自己,有时还从衣柜里翻出各种衣服试穿,在镜子前转来转去。这引起了宋潜妈妈的注意,妈妈一边拽着爸爸出来看,看他们的宝贝儿子在干什么,一边对宋潜说:“我们家潜潜知道打扮了,是不是班上哪个漂亮女生注意你了?”宋潜当即不屑地撇撇嘴:“说什么呢,人家就照照镜子,你们能不能别那么大惊小怪啊。”宋潜对镜子的感情自然是爸爸妈妈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哪里知道宋潜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特地对着浴室镜子照一照。他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时,从头发、脸庞到眉毛、鼻子,一点点地将目光聚焦到眼睛,每到那个时候他就会莫名地感到惊恐,他慨叹如此与自己毕肖的一个副本,居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待在镜子里,不加掩饰暴露无遗,令他和镜中的自己面面相觑。不过,说也奇怪,他越觉得惊恐还越想要看个究竟,这也许是少年特有的猎奇心理使然吧。



黄昏,天空中飞流着几段暮云残片。

宋潜吃过饭从食堂出来,眼前的一幕吸引了他:左边,成群的普通班学生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高矮胖瘦不等,奔跑着在操场上抢篮球、踢足球,人声鼎沸;右边,不约而同相伴而行的实验班学生身着统一校服齐刷刷径奔厕所。看到这一幕他笑了,他为这种强烈的反差而笑。人,竟是如此的雷同,而又如此的迥异。他突然间冒出个神奇的想法:如果把我遇到的问题均匀地分配给每个人,就像静脉注射一样注入他们的脑子里,那么他们的反应会怎样?会不会有人承受不了当即崩溃而死?想到这儿,他觉得有一丝莫名的快慰——毕竟我是自由的。

晚自习前,政教主任过来撵人,操场的吵嚷声很快消失得干干净净。有个衬衫被汗潮湿了一大片的学生舍不得走,多投了两个球,被主任逮住一顿臭骂。宋潜躲在厕所旁的紫藤架下看主任骂那个学生,主任似乎带着气,骂完后还顺势在他头上扇了一巴掌,那个学生梗着头,用带了血丝的红眼瞪着主任。主任用

手指着他：“咋啦，你还想打人啊？你再瞪眼，再瞪！”那个学生朝地面啐了一口，两眼冒火地跑开了。宋潜呆呆地看着，没想到主任已经走到了自己身边，他屏住气闭上眼，心里怦怦直跳。他听见主任那熟悉的方言飘进耳朵：“他妈的个驴熊玩意儿，跟我操蛋，想死了吧！”那一刻，他感到有一股难过与委屈的泪水忍不住要奔涌出来。他不该听到这句话却听到了，现在，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这句话从耳朵里倒出去了，这句话把他的心扎得生疼。

晚自习是数学，他已经迟到了，数学老师虔诚地盯着黑板上的几何题，似乎难以分心来责备他。他坐下来看着几何图形，平行线拭干了他的泪水，弦切角抚平了他的伤痛。当他终于找到证明所需要的关键条件时，数学老师却因心不在焉而迷失了思路。今天数学老师的状态很不好，整整一个小时只讲了两道几何证明题。宋潜觉得这两道题本来没那么难，也已经有同学证明出来了，但老师似乎中了邪，非要把他那条错误的思路进行到底，这样一来倒真的成了谁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宋潜不由得摇头，替数学老师感到难过。数学老师看到他不住地摇头，慌得汗都出来了，在讲台上踱来踱去，身子不由自主地往空调跟前凑。宋潜索性不去看老师，他心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不能全怪老师，自己不也一样被简单的问题困住吗？想到这，他忽然眼前一亮，扯下一张纸写道：解决此问题需要两步：第一，将问题写出来，如果实在写不出，写出苦恼也行；第二，必须找到真正能帮助自己的人。写好这几句话，他把纸叠起来正准备往裤兜里塞，没留意数学老师早已绕了一大圈，从教室后面迂回过来，伸手就夺了过去。数学老师展开纸大声念道：“解决此问题需要两步：第

一……”他停了下来，“这是什么东西？什么苦恼、帮助？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在想什么呢，宋潜？”全班顿时哄堂大笑。宋潜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颈：“老师，没，没什么意思，您还是接着讲题吧。”数学老师其实一点儿也不生气，他早就想找个人帮自己解围了，于是，老师拍拍身上的粉笔灰，笑着说：“好吧，我老了，那就让年轻人来亮个相吧。宋潜，去，把你的两步展示一下。”全班又是一阵狂笑，有的捂肚子，有的抹眼泪，有个同学把水杯碰翻，洒了前排同学一背，教室里呈现出一派难得的欢快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宋潜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笑料，仿佛他浑身都安装了笑声合成器。宋潜在大家的笑声中轻松地完成了这道题，底下的同学一边点头还一边抹眼泪。数学老师伸着胖胖的脑袋看了半天，仿佛才看懂似的，也跟同学们那样点点头：“哎，对，你这个方法也不错哟，大家都看明白了吧？”然后，他抬起手来做了个OK（好）的动作，那一刻，同学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了，数学老师的脸上终于又恢复了自信的微笑。

作为笑声合成器的宋潜本人倒是一直保持着平静，课后也没忘去老师那儿要回自己的字条，并向老师认了错。数学老师好奇他字条上的内容，宋潜说是写着玩的，老师也就没再追问，老师说：“宋潜，好好学，将来必成大器，老师看好你哟。”

第一节晚自习后还有一节真正的自习，老师不讲课，学生自己写作业，这就是俗称的“晚二”。晚二时，每个人都忙着写自己的作业，完成各项复习、预习任务，大脑高速运转的同时，外表却安静平稳。班主任袁心菲老师离开了，班长吴是坐在讲台上。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吴是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他的坐姿、神

情都成了大家模仿的对象,从他那里发出的一切指令都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袁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她不在,吴是就如同她的化身。其实在大家心目中,吴是比袁老师的分量还要重,吴是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套领导术,总是能够创造性地发挥袁老师所交代的任务,这种创造逐渐赢得了大家的臣服与膜拜。可惜宋潜对此反应迟钝,他才不管谁坐在上面,反正就这么多任务,完成就是了,自己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没必要去关心那些七七八八的事。虽然成绩一直优秀,可宋潜从小到大真的没有当过一天“官”,他和他老爸一样害怕触碰那些不可控制的事情。他习惯于将身子尽可能地靠近桌子,约束自己动弹的空间,将头埋下潜心扎进书本里,大脑在一个个知识点间急流勇进。今天固然有问题那苦涩的分泌物在他的思想深处流淌,难免让他感伤,但崇高的责任感以及长期养成的刻苦学习的习惯还是帮助他扫除诱惑,认真地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任务。在那种安静的忘记时间流转的氛围中,他那沉稳细致的个性得到了最好的舒展。

任务完成了,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电流声,远处传来夜间火车呼唤似的鸣笛,宋潜的目光渐渐离开书本,在教室里漫无目的地逡巡——谁是真正可以帮助我的人呢?这是问题的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问题似乎就得永远那么存在下去。

宋潜无意识的目光碰到了吴是,吴是发来一个严厉的警告似的眼光,让他很不舒服地低下了头,他只好闭上眼在心里咀嚼每个同学的名字。那些名字似乎天然地印刻着他们的性情以及

他们和宋潜的交往程度,宋潜在心里念出这些名字,一张张面孔就鲜活地跳跃起来。令宋潜失望的是,五十三个同学中真正值得他信赖,可以让他一吐衷肠的太少了,如果将那个问题拿去求教他们,无疑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一种痛苦的感觉爬上心头。五十三个名字像五十三张空白纸牌在空中飞舞,宋潜因无法回忆起更深的往事而怅然若失,可悲呀,同学之间的交往仅限于借支笔撕张纸抄个作业,至多不过是一起上厕所聊聊游戏开个玩笑而已,论及交心,那仿佛是从来未曾想过的事情。军训、综合素质训练确也是难忘的回忆,至今还依稀记得几个室友夜里翻墙买零食,被罚太阳下站军姿流下的眼泪,但那终究只是无知、幼稚的往事。

在宋潜思想开小差的当儿,教室里已经泛起了各种窃窃私语,吴是好像也在这私语的潮流中,宋潜虽闭着眼,但一些声音还是爬进了他的耳朵。他们似乎在策划一个什么活动,具体不太清楚,一些人在相互转告意见。仿佛刻意回避着宋潜,声音一到他身边就陡然地变低了。他也不动声色,任意识像趴在云端的顺风耳飞快地吸收和过滤着各种信息,他觉得自己身上正有一种特异功能发挥着超乎寻常的能耐,这种能耐本身是有生命的,它的鼻子比狗鼻子还灵敏一百倍。宋潜不想知道那么多,不想让那种特异功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负担,他宁愿相信自己是病了。他希望你得一种特别的病,从此不认识自己,该做什么仍旧去做,就是不打着自己的名号,有没有这样一种病呢?他不管不顾地伏在桌上小睡起来。睡眠中,教室里不断地有人走来走去,不知道大家在忙什么,也许是在交作业吧。可是,竟然有

人抑制不住地喊起来：快跑啊，快跑啊。这声音很不真实，仿佛遥远地方传来的回音，接着是收拾书本的声音，杂沓的脚步声，课桌、凳子、垃圾斗的碰撞声，最奇怪的是还有袁老师嘶哑的喊声：“别收拾东西了，快跑，这是地震！”他倏地醒了，身子本能地弹起来，随着人流就往外跑。跑步的过程费尽力气，却仿佛是假的，每个人都做着可笑的慢动作，终于凝滞不动了，彼此傻愣愣地瞧着对方。为什么不跑了呢？画面缓冲，卡住了，活见鬼！楼也没动，快看，月亮旁边的那片云也没动，楼下烤羊肉串的烟气也没动呢，这是什么情况？仿佛老天故意给人喘息、回味、发出疑问的时间，等大家快要明白点什么的时候，忽然间，咔嚓一声，楼板裂了。宋潜都不知道自己滚下来还是跳下来的，一瞬间，人就站到了校园操场上。放眼望去，操场上密密麻麻全是人，楼还在那里摇晃，却没有倒下来。大家都仰着头看，一边心惊胆战地听楼板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一边看楼到底倒不倒，仿佛它不倒大家心里就不舒服似的。宋潜也那样看，一边看还一边数数，一、二、三……“轰”的一声，楼塌了，楼真的塌了。突然，宋潜疯了似的在人群中寻找自己，他怀疑自己根本没有跑下来。他扳过一个人看看不是自己，又抱住另一个看看还不是自己，在大家错愕的目光里，他不得不承认操场上根本没有他。我在哪里？他呼喊，他的幻觉使他在操场上汗流浹背，而他的真身却因为跑出来太晚，一出教室门就被绊倒了，持续不断的强震令他再也没能爬起来，眼见得天塌地陷，群星摇坠，他像一枚脱落的秒针在表盘里剧烈地晃动，眩晕的感觉最初是剧烈的疼痛，接着是温暖的融化，蜜糖的滋味，最终他飞了，飞得那么高，像一枚秒